

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黄河”

写在黄河艺术团建团 30 周年之际

孙殿涛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时间过得好快啊，再过几个月，黄河艺术团即将迎来自己建团 30 周年，也就是说，黄河今年已经整整 30 岁了！一个华人社团能够在社区立足实属不易，况且这一立就是 30 年，而且还是蒸蒸日上，相当精彩，就更难了！趁着黄河过生日的机会，跟大家聊聊我与黄河的那些事儿。

金字招牌和满坑满谷

二十多年前，当我们从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举家迁来华盛顿的时候，可以说是两眼一抹黑，根本弄不清东南西北。说个挺丢人的事儿，在那座南方小镇，只有一条高速经过，想走错了都难。可到了华盛顿，瞬间就给整懵圈了，从没见过这么多条高速，而且是一条连着一家，一条套着一条。记得刚来那些天，一踩油门就奔了五角大楼和里根机场，可等以后真打算去里根机场接人，却又找不着道了。

那时候，我们与华府社区交流的唯一管道就是一张《新世界时报》。为了及时看到报纸，经常是周末一大早就直奔华人超市，不为买菜，就为取报纸。每当拿到报纸就像是中了彩票，爱不释手，从头读到尾，几乎是一个字不落，直到把一张报纸看烂了……通过这张报纸，我们与外部世界有了些许联系，知道了这里有那么多华人社团，以及由这些社团组成的华人社区。

经常读报纸，一个名字时时引起我们的注意——黄河艺术团，常常看到他们在举办什么音乐会或者组织什么活动，好像很活跃。后来向人打听才知道，这是一个由当地华人爱乐人士所组成的艺术团体，成员基本上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在朋友的口中，黄河的艺术水准很高，门槛也很高，是大华府的一块金字招牌，就连一年一度，水平一流的大华府春节联欢晚会也是黄河艺术团首创的。听了他们的话，乖乖，生孩子不说生孩子，吓（吓）人那。原本非常喜欢唱歌的我和太太，也就悄悄打消了高攀的念头，而转投另外一家艺术团体——盖城合唱团（后改为华夏合唱团），而且一唱就是十年。

因为参加了合唱团，对社区和演艺圈的事情也就有了一些了解。常听人说，黄河的专业水准之高令人难以企及，其中不乏正儿八经的声乐专业人士，指挥裔国芳老师更是毕业

并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高材生。这样的话听多了，不免对黄河产生了一份好奇，这究竟是一个怎么的团体，他们的水准真的像大家议论的那样高不可攀吗？没想到，几年之后，终于有了与黄河面对面的机会。

记得那是 2007 年的初春，黄河艺术团在马里兰摩门教堂访客中心举办了一场“纯情的梦——纪念王洛宾作品演唱会”。因为这个剧场是不允许买票的，再加上路不熟（那时候可没有 GPS 导航什么的），所以，等我们匆匆赶到的时候，可以容纳 500 余人的剧场内早已是座无虚席。因为在我之前之后还有大批的观众不断地涌进来，把个访客中心挤得水泄不通，哪儿哪儿都是人。不得已，访客中心临时决定，马上打开一个很大的房间，请大家集中到里面看电视同步直播。听到这个消息，挤在外面的观众欢呼雀跃，一个可以容纳 100 多人的房间瞬间挤进去将近 200 人，许多人没有座位，只好站票观看演出。尽管观看条件如此“恶劣”，但场内场外的观众不时被精彩的演出所折服，并为演员们的精湛演绎而爆发出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一点绝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

那时候，郭德纲正在北京红的发紫，他的那句“满坑满谷”也特别有人缘，因此，我之后便经常用这个词来形容黄河当时的演出盛况。据说，为了满足无数观众的强烈愿望和呼声，黄河艺术团不久之后又将音乐会重演了一次，依然是座无虚席。

一场音乐会能够得到那么多观众的热捧，并且不得已只好看电视直播的境况，反正我是平生第一次看到，这其中除了王洛宾先生的歌儿美，曲儿美，能够打动人心之外，黄河的创意以及演员们精湛的演绎同样不可忽视，他们用一台音乐会就征服了那么多华府观众，的确非常不简单，也让我领略了黄河这块金字招牌的真正实力！

一次令人难忘的黄河派对

由于做记者的身份，我与黄河有了许多的接触，虽然人在“华夏”，也偶尔被“借调”到黄河帮忙唱歌。由于太太先于我加入黄河，所以我也算是黄河家属，时不时地参与一些黄河的内部活动，像派对、郊游等等，而有一年参加的一次黄河派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仍难以忘怀……

好像那是 2012 年圣诞节前夕，为了庆祝节日，黄河特意举办了一次圣诞派对，我作为黄河家属也被邀请参加。

当晚，从马州的家里出发，不知开了多久方才赶到雷思源远在维州的家。她们家好大，近百人在里面并不显得拥挤，我跟思源开玩笑说，建议她们家赶紧配俩警察，否则容易迷路。

当晚的派对很热闹，也很传统，大家尝遍了团员带来的各色美食，品尝了各色美酒，之后便进入到了“黄河时间”。听太太说，黄河人都拥有极强的表现欲，对舞台的向往和

热衷程度甚至超过对另一半。果不其然，主持人刚刚宣布演出开始，不少人便蠢蠢欲动，争相举手，仿佛是在抢彩票。你方唱罢我登场，天南地北，南腔北调，轮番上阵，好不热闹。而那些科班出身的专业老师，像指挥彭瑜老师、歌唱家张丽慧老师、裔国芳老师也被大家哄着推上台（其实也没有台）表演节目。此时此刻，已经没有了团员与老师之间的界限，大家不分彼此，仿佛就是一群喜爱音乐的朋友在一起狂欢。节目一个跟着一个，精彩不精彩不谈，自个痛快就行。而当陈恳上台唱起一首陕北民歌的时候，确实让我感受到了黄河真的是人才济济，他那高亢明亮的嗓音，具有相当的穿透力，感染力更是不得了。记得他那天演唱的歌曲有点伤感和凄凉，似乎是《兰花花》一类的风格，上面唱的投入，下面听得入耳，大家的情绪被他的歌声所打动，心里有点不得劲。这时，忘了是我太太还是谁，静静地走上台，在他的脚下放置了一个盘子，陈恳唱的正在兴头上，也没留神自己脚下多了个物件，随后不断有人走上去在盘子里放上一两枚硬币，他的歌声在继续，往盘子里放置硬币的声音也在继续……终于有人忍俊不禁，发出怪异的笑声，随后便是近百人放肆的震耳欲聋的大笑声。唱完最后一句的陈恳显然没明白笑声的由来，等他低头一看，也不禁发出愉快的笑声。这个小小的插曲有可能已经被当事人遗忘了，但却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它让我感受到了黄河温暖和谐的氛围和大家彼此亲如一家的美好关系，更是给人一种希望成为其中一份子的冲动。我后来终于走进了黄河的大家庭，与这次派对绝对不无关系，当然这是后话。

跳进“黄河”

我是2001年来到华府的，不久便被拉进了盖城合唱团（后改为华夏合唱团），一呆就是十年。时间一长，便从团友、指挥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黄河的故事和议论。

有人做过统计，大华府共有大大小小的华人合唱团二十多个，其中黄河是非常另类的一个。首先，它是唯一一个称呼自己为“艺术团”的合唱团，她们的演出除了演唱，还有其他才艺的展示。华府一位资深指挥家曾经评价说，黄河的演出不是真正的音乐会，而称其为“综艺晚会”应该更加贴切；其次，黄河是大华府第一支基本上由大陆移民所组成的合唱团，虽然陆续也有一些台湾同胞加盟其中，但她的主体始终是大陆移民无疑。第三，黄河人不仅酷爱声乐，不少人对自己还有更高的要求，并为此拜师专业老师，像张筑麟、韩维等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正因为这些明显的特点和优势，导致其在大家的印象中，黄河近乎专业水准，在许多喜欢唱歌，但水平还不是很高的华人面前，仿佛就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围墙。果真如此吗？许多年后，当我真的深入其中，方才明白这些评价的准确与否。

在大华府几乎所有合唱团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男生奇缺，往往在一个合唱团里，女生的比例可以占到3/4，甚至更大，其中的原因我不清楚，大概与男人们工作负担

更重有关。为此，每当有大型演出，各个合唱团相互借人，特别是借男生的情况非常普遍，我也被黄河借过。

从那以后，黄河的团长龚蕊、张筑麟、李菲等先后邀请我去黄河唱歌，但恐惧黄河的演唱实力，我一直婉言谢绝，没敢答应，直到有一天……

2011年底，大华府著名华裔音乐家，曾经担任过黄河指挥的张祥雨老师呕心沥血四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原创音乐作品——大型交响合唱组曲《奔向未来》。为了将这部作品顺利搬上舞台，华府各界人士闻风而动，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包括我本人，以及华府许多艺术团体的负责人纷纷参与到这项活动中，其中黄河的张丽慧老师、以及张筑麟、韩维、龚蕊、李菲、沈月亮等都是其中非常积极的分子之一，大家相互鼓励，密切合作，终于使《奔向未来》于2012年5月19日登上了马里兰大学音乐厅，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正式通过这件事，我与黄河的不少人都成了好朋友，并且与他们一起先后两次应邀赴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参加当地举办的亚洲文化节演出。长时间的相处，彼此间的心灵沟通，使我们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化学反应，当张丽慧老师再次提出邀请我加盟黄河的时候，我没有犹豫，这似乎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我记得自己加盟黄河的时间是2013年，距今整整十一个年头。

十一年来，我参加了很多黄河大大小小的演出，也经历了不同的指挥和团长，总的感觉是，黄河是一支蓬勃向上，追求完美，和谐友善，以奉献为荣的艺术团体。她既不像外界评价的那样高不可攀，也并非人们常说的大腕云集，大家以音乐为媒，并希望以自己美好的声音传递一份情感和真诚，就这么简单。虽然，偶尔也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出现，但因为团风很正，这也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计划提前了！

我是2013年上半年加入黄河的，第二年恰逢黄河建团20周年，因此，一场规模很大的纪念音乐会正在紧张筹备中。作为黄河的“新人”，我不仅参加了几首大合唱的演唱，时任团长吴崇熙还把音乐会主持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和张沁，让我颇感受宠若惊。

这场纪念音乐会的开幕时间是2014年10月25日，恰好是我的生日，因此记的特别清楚。当然，让我记忆犹新的不仅仅如此，还有那次音乐会的规模与阵容，可以用群星荟萃，盛况空前来形容。不仅昔日的“老黄河”纷纷回归，参加表演，而且那些曾在黄河挥舞指挥棒的老指挥们也重操旧业，像彭瑜老师、裔国芳也分别指挥了一首曲子。尤其难得的是，吴崇熙团长真人不露相，就像是变戏法似的，愣是把包括首任团长何晓慧在内的所有新老“团领导”悉数请到了舞台上，他们中有的身在外州，有的远在国内，但听到“黄

河”的一声召唤，便放下手头的诸多事务，一张机票便飞了回来。作为主持人，望着台上一长溜或熟悉，或陌生的“黄河当家人”的身影，情到深处，有感而发，张口便说出了下面一段话：

黄河艺术团是一片艺术的沃土。二十年来，黄河以其卓尔不群的影响力在华府独领风骚 20 年，成为大华府华人社区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其中各届团长居功至伟，很荣幸由我来介绍一下各位团领导：首任团长何晓慧、第二任团长陆阳、第三任团长王欣、第四任团长邵青、第五任团长郭能华、第六任团长裔国芳、第七任团长沈月亮、第八任团长龚蕊、第九任团长张筑麟，以及现任团长吴崇熙和第二十任团长孙殿涛（此处应该有掌声）！

那句“第二十任团长孙殿涛”绝对是脱口而出，主要是为了烘托气氛，就像是相声里的抖包袱。因此，说过之后连我自己都忘了！

2022 年底，在团长张平的努力之下，黄河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气氛热烈的圣诞派对。那一晚，大家用歌声和欢笑向长达两年的疫情说拜拜，并对开启正常生活充满了期待。

实话实说，张平这一任团长做的真的不容易。为了躲避疫情，每周的练唱大家只能通过 Zoom 来完成。大家知道，合唱最需要的就是和声，彼此连个面也见不着，哪来的和声，谈什么合唱？但在张平和理事团队的努力下，愣是坚持了下来。正当大家翘首以待，渴望开始线下练唱的时候，就传出张平团长将举家迁徙外州，不再连任团长的消息。因为跟我没关系，我也就没有在意。没过多长时间，月亮就找到了我，一通云山雾罩，又是大饼，又是油条，三说两说，一不留神，我竟成为唯一的团长候选人，之后又以高票当选为新一任黄河艺术团团长……

有一天，老团长郭能华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殿涛，计划提前了！”我当时一愣，随即想起九年前说过的那句话，不禁莞尔一笑……

黄河的团长与社区华人许多社团的负责人一样，既没钱，也没品，有的只是付出，而且是不间断地的付出。我之所以愿意接受月亮的“说服”，一方面是十一年来对黄河建立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是几十位黄河人对合唱艺术的不懈追求和对社会的奉献精神给了我足够的底气与信心，总应该为黄河做点什么。

马上就是黄河三十年大庆了，当务之急是把纪念音乐会做好，做精，为所有黄河人送上一份真诚的礼物，以不辜负黄河在社区三十年建立起来的良好名声。无论是我，还是黄河人都得加油！